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淵

潛書 廣潛書 野記

後學南城左棻編輯

後學廣昌何喬新校正

知建昌府事孟紹慶補訂

潛書十五篇 并序

泰伯閑居有書十五篇憤弔世故敬憲邦國遐探

切喻辭不柔伏噫道未行速謗何也姑待知者而

出之乎乃命曰潛書

吾民之饑不耕乎曰天下無廢田吾民之寒不糞乎

曰柔柔滿野女手盡之然則如之何其饑且寒也曰

行工文集卷二

耕不免饑蠶不得衣不耕不蠶其利自至耕不免饑  
土非其有也蠶不得衣口腹奪之也鉏耰未乾喉不  
甘矣新絲出盡膚不縫矣鉅產宿財之家穀陳而帛  
腐傭饑之男婢寒之女所售弗過升斗尺寸嗚呼吾  
乃今知井地之法生民之權衡乎井地立則田均田  
均則耕者得食食足則蠶者得衣不耕不蠶不饑寒  
者希矣

浮屠以不殺為道水飲而蔬食舉世稱其仁夫雞豚  
狗彘待人而後生者也食人之粟以滋其種類一日  
無人則饑而死然而天下之民所以不愛其父母而  
畜之者用於其家故也神靈之祭賓客之奉於是乎  
取之今且使民無搖手於其間則何待而粒之哉吾  
見其無遺種矣抑將不殺其身而務絕其類乎仁者  
不為也抑將奪人之食以飽無用之禽乎仁者不為  
也嗚呼浮屠之仁歟止於是而已矣

善卜筮者能告人以禍福不能使禍福必至於人喜  
福而怠脩則轉而之禍懼禍而思戒則易而為福若  
是則龜筮皆妄言故歌大寧者無驗於昏主恤危亡  
者常失於明后善言天下者言其有以治亂不言其  
必治亂

夢者之在寢也居其傍者無異見耳目鼻口手足率  
故形也魂之所遊則或羽而仙或冠而朝或宮室輿

馬女婦奏舞興乎其前忽富驟榮樂無有極及其覺也撫其躬亡毛髮之得於是始知其妄而笑此無他獨其心之溺焉耳苟合以希聲盜勢以驕人蓄利以封已越越笑呵晨作暮已從而視之犬言彘裾未始有變而其人且囂然自謂賢智顯大莫與為對嗚呼將幸而覺邪抑將冥冥沒沒遂至於死邪如其覺也當自笑之矣

左右奉養被服教戒子非尊於母也勉征繕聽誅殺民非貴於君也母以有子而尊君以有民而貴無子無民母出君滅人之於其配成之於厚禮無子而出之者不以宗廟之重私一女也天之於立君命之以符瑞無民而滅之者不以天下之大私一人也然則恃母之尊而不能養子家之逐妻也倚君之貴而不能愛民國之喪王也苟得其心少康一旅為有民苟失其心商王億兆無民矣是故聖人簡殺而輕賦喜德而憚刑

名位不立貴賤不分天下其何如曰亂而已矣名位既立貴賤既分天下其何如曰亂而已矣敢問何謂也曰無名之亂統不一也有名之亂欲而爭之也古人有言曰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貴令而驕賤承而辱能無覲心者幾希矣是故君子位高而德脩外榮而中懼

恭儉以下人恩澤以結物為是戒也夫  
天之制兵革其有意乎見其末者曰為一人威天下  
明其本者曰為天下威一人生民病傷四海冤叫湯  
武之為臣不得以其斧鉞私於桀紂是以庸君中材  
抽手入袖不敢加禍於無辜之草木噫後之人其可  
以放蕩之德席其上哉

虎豹之性喜噬人者也去其爪牙則可使為羊豕擾  
而畜之無害矣貪暴不順小人之常心唯其逸才者  
可以逞其惡於天下莽篡卓犖是皆有過人之才故  
能怙同列之手使之無動才乎才有德以為功無德  
以為亂官乎人者宜如何聞之曰無德而才猶竇盜  
以兵

周之制其仁矣乎八家九頃以足其食五畝樹桑以  
為其衣媒氏以時其婚姻庠塾以賢其子弟疾瘍有  
醫賣殮有平管微司隱王心察察嗚呼秦漢之國亦  
嘗有意於是乎乃知古之天下君養民也後之天下  
民自養也柰何以惡政惡吏困自養之民哉

事親以孝事君以禮聖人以是師天下也佛之法曰  
必絕而親去而君剔髮而胡衣捐生以事我其獲福  
不知所盡此獨何歟受親之體而不養於其側食君  
之田而無一拜之謁家有叛子而族人愛之邦有傲民  
而吏不肯誅以佛之主其上也紂為諸侯逋逃主而

諸侯伐之佛為天子逋逃主而天子未嘗怒哀哉  
有吏於人上者曰爾無為孽且伏大刑雖婦人幼子  
咸信而懼矣若曰多賄予罪大不問則天子必降誅  
時人將指而唾今浮屠之言曰人死則為鬼善有美  
報惡有無極苦其於訓愚蓋少附於理若繼之曰侈  
我宇嚴我像衣食我徒雖弑君父亡所恤而王公大  
人反朋而和之何也

犬之無事時叱則走遺骨則爭及其噬人也臨之以  
箠而弗抑投之以食而弗顧愛其家不敢愛其身也  
受天子祿守天子土械姦民劾惰吏而致之法上官  
一言巨室一金則解而出之不待旦晞勢而懼懷賂

而喜妥首搖尾良犬之耻

天之疾惡也常有以助之失德之君民不若是之困  
也亡不若是之速也以有天為之助焉政毀於下氣  
變於上君取其一天取其十賦人未空其帑而水旱  
之酷已奪其稼矣刑人未潰其膚而癘疫之行已殘  
其命矣是以夫婦愁痛寇賊竊發惡之一毫怨立山  
矣此豈天之不仁歟疾其惡幸其死謂民不困則亡  
不速故也嗚呼為人上者無為天之所助戒哉  
襁褓者智乎冠衣者智乎謂襁褓智而冠衣懵則臧  
獲必笑子之在母也遠而出閫則啼呼不安指其父  
則嘻笑而歸之其心未始不在父與母也歸然而角

泠然而語其智益多其孝益不足釋哺乳而逐醉飽  
背庭闈而諂妻妾則是智者孝之賊歟昔以見養而  
從親今以自養而忽之病疴龍瞽未嘗去膝下智者  
果孝之賊矣噫先王之任智也亦如是乎故壯齒慙  
於嬰兒賢母不願生才子

孔子之言滿天地孔子之道未嘗行簠簋牲幣廟以  
王禮食<sub>吏</sub>辨其死不食其生師其言不師其道故得其  
言者為富貴得其道者為餓天悲夫

廣潛書十五篇 并序

歲辛未泰伯以潛名書後七年羈栖山巖即而廣  
之復為十五篇心愈苦言愈多嗚呼其亦見險而

不能止者乎

聖人以道疆<sub>其</sub>人乎奚其言之峻也曰否人斯有之

也人有之而不自熹跳而逐諸物放蕩以溺死聖人

因其有而品節之使之堅守而弗去不然則聖人遠

天而病人其何德之有焉舉天下之事無若聖人之

道之易行也無若聖人之徒之安以榮也親我所愛

也而孝存焉長我所畏也而悌著焉夫婦莫不欲和

也而義生焉男女莫不有別也而禮成焉教子養孫

飲觴食豆以善鄉黨僚友心平而體胖內明而外治

憂患以除耻辱以遠推之國放之天下莫之能逆也

已孰若是蕩蕩者乎拾小而遺大瞭利而耗害神罷

於詐筋絕於爭日之樂而月之憂慶未徹席而弔位  
焉吁我有之誠易行也而安榮繼之屈已以從物蓋  
難能也而憂辱終之然猶世俗輕去此而適彼是不  
忍再精思而咻之者衆也

受命於天子受命於人乎受命於天性善是也受命  
於人從俗是也背國而從偽者謂之叛其得罪死背  
天而從人者始雖得志天其不討乎

人誰無過與孔門高弟自宰我子貢冉有季路或不  
免於譏今茲雖有罪庶可以辭乎曰大圭嘗玷不害  
其為寶也若砥礪甚粹密焉猶為石也石而缺斯棄  
之矣賢者之責也備故小過孔子譏之今茲之所謂

是者折諸賢門猶有罪也今茲之所謂罪者刑戮而  
未施刀鋸焉奚竊議於彼哉

易曰閑有家悔亡家之不閑未始能無悔也彼莫不  
惡其家之亂也而罔念所以啓之者妾婢寡則無怨  
女婚姻時則無曠夫怨女曠夫亂由是出也欲戕於  
性女什於士閨門之內不見德而見色吁已則為之  
而謂人已乎

浮屠法其有功於茲乎何也曰天生民而胙之畝畝  
其禱則手於工足於商為有益於人而後食其報不  
然父母不得私其子故諸賦章而已矣今天間民重  
其首而衣之齒所之飽煖而安肆是有功於情也古



之教者曰天道福善禍淫今夫大鑄陰賊恤其謫之  
及乃美僧飯大佛屋謂之德悔因施施無後色憂是  
有功於惡也宮室之度非財不修巨舟碧庶人鮮或  
用淫巧無所彈其繩惟宅得暑無憂不憚窮山裂石  
必致之淫巧曰富焉是有功於未作且寵奇貨也苟  
去浮屠氏是便情者苦惡者懼未作窮奇貨賤是天  
下不可一日而無浮屠也宜乎其排之而不見聽也  
嘗學斷獄乎吾為子舉其要坐獄而問之曰功爾言  
之罪爾言之從而詰之曰功信矣而罪如此其大也  
尺寸之功不足以贖也是其人雖欲不服何辭哉若  
功不及齒牙而惟罪是詰雖滔天其人將曰我有功

而弗問而專咎予欲其無辭難矣昔之排浮屠者蓋  
猶有過徒非其非而弗及其是雖柳宗元尚不聽退  
之况其痺者乎胡不窮之曰爾之道以慈悲普濟奉  
民講報應以威之使不敢放於惡其大者則曰見性  
也吁亦是矣雖然爾之慈悲普濟而不以禮節之六  
畜蠢動壹意是不知父子之可親而他人之可疏也  
親疎不別是夷狄也爾之報應而不以信守之一財  
媚佛則反禍為福是招權鬻獄汗吏事也爾之見性  
而不漸諸訓典左右如其真是赤子不得成人也見  
丹而丹見素而素不肯一御其心而之他率斯道則  
上不得正其下下不得志其上絕其德而逸之野鹿

焉疾子喪心焉孰謂天下國家也以是窮之而弗聽者是偶人也與偶人語尚何取其聽哉

孟子有言曰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雖聖人未之有異而浮屠何真公執彼此盡能泊然以循其法者也惟人之愚父母徒惑其富厚安閑捐孺子而奴之厥初未有知也既長而悔盍歸乎無業以衣食也不得已而終焉其心豈異人哉是鍾梵不足以樂怨曠奈何其欲陰陽之和也

為禮不為財先王以是鑿人耳目中下之世人不知禮而利之圖雖在執或可以貨取故囂囂者舉疑其上浮屠氏睨其機也又使之疑天地夫古之事上下

神祇也惟天子二王周公後諸侯雖大國弗敢及因吉士而壇牛必在滌三月然後用齋明盛服惴惴唯恐其不稱也今浮屠埽民家而召之且贊之謂佛盡坐誦累譯之言謂之加持吁孰謂天地之大而為一飲食若臣僕然乎蓋疑之者漸也

善賊者必搏人之親愛而質之攻之則并殺縱之則幸而生執忍以其貨故而血所愛也善賊者必誘時之貴仕而質之飾情以為廉借力以為勤一鈞而得舉則負其執而馳攻之則連坐縱之則幸而免孰敢以其民故而病貴臣也舉一人而剗剔億萬人其罪在此不在彼也戒之戒之無為賊子所質

後之俗何其粲粲乎相高以富相矜以侈吾財之所  
可貿易雖國寶必用之財之不給惟幣粧櫛之不逮  
人則妻妾詬其無能女子羞泣不肯并車以嫁故民  
刑於爭吏禽於貪豈曰不愛身耻其不若人也正其  
禮謹其禁拔其僭本而域之於三代畜財千萬朽貫  
而無所施設或幾乎其廉且讓也

婦人從人者也從之斯尊之矣卑其夫未有能從命  
也夫弱於外婦強於內下上其心而莫之制何所弗  
及哉舉天下而漸其風亂矣王化之存者幾何是故  
婦人於夫家不可不使之盡禮也必待其敵而後禮  
焉則周之女前嫁商而後嫁秦乎往者不可追來者  
不可期是無地而致婦道也然則何彼穠矣之詩斯  
妄言乎

仁義曷居乎喪禮仁義之盡也今也求諸篇蓋彬彬  
焉而士大夫諱讀職教化者不以是病也遇哀而哀  
哀忘則已賢者無以節不肖者不勉焉吁微三尺法  
幾何其不錦衣而舞榭也法禁怯而不禁豪禮則左  
右而勝焉知禮而違曰吾能不自愧乎知禁而犯曰  
誰敢言我雖然士大夫未見其尊親也夫燕雀必有  
啁噍之頃焉哀而不以禮是以燕雀送其親也  
周之季樂敗矣而夷音篡之流連遂至于今彼邪人  
者猶以為歎也又取而歌其淫辭音之動人也多矣

而其言及牀第馬中材兒曹狂舞怨泣之弗暇人道  
於是愈無別矣忍人哉吾民何罪而以是蠱也吁仲  
尼弗復司寇矣是螻蟻不得飲血於兩觀也

法言曰大人之學為道也小人之學為利也吾嘗策  
之矣為道乎實不待率也為利乎以利輔道斯嚮道  
矣誘之嚮道漢事然也察州郡辟公府句小吏賤人  
或勉為善也誘之違道近事然也不求其聽而試其  
言冠綬之下或屠販之器也吁命之立乎道義之門  
者聞人足音蓋欣欣矣

善之本在教教之本在師師者所以制民命其可以  
非其人哉古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為民  
立師也學校廢師不命于上而學者自擇焉識不至  
擇不精是能言之類莫不可師也然則父儒而子墨  
朝華而暮戎不足恠矣嗚呼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  
照之末光乎

野記二篇 并序

子居東郊外耳目所得有可以為世戒者作野記  
二篇

里之氓有慕都邑之侈者以其畜牛易人之乘馬既  
數歲矣土田之腴舍牛而不獲倉庫穀粟耗于馬腹  
饑餓且不救而馬之能卒無益於飢釜噫今之絕故  
賤而友新勢忽講習而嚮奔走有不病其田而空其

救粟者乎

春陽既作草之百名生於穹陵於絕澤於不迹之地  
霧雨所盪風氣所弄苗堅蔓驕生理自若舍是而入  
田畝者則根與稻爭潤葉與粟誇峻角長等碧疑過  
者之目農人之父病其為稼害也掘而去之不遺種  
火變水腐狼藉道側願為糞土蕪弗可得矣噫安爾  
類計爾材不自齒於嘉穀則奚禍之來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終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慶曆民言二十篇 并序

慶曆三年屏居里中自念生而宦學其秉心也勞  
其慮事也多既不克進且為編戶以死終無一言  
其何補於世記曰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故為慶  
曆民言凡三十篇

開諱 滿亂 審姦 防蔽 效實 慮求

謹聽 辨儒 廣意 損欲 本仁 慎令

考能 止幸 裁舉 精課 懋節 崇衛

省盜 釋禁 南畝 敵患 東土 儲將

遠私 正局 厚農 復教 孝原 天諭

開諱

身莫不惡死而未嘗有不死國莫不惡亡而未嘗有不亡等死耳殤不若彭之壽等亡耳秦不若周之世壽雖高而歸之死世雖永而歸之亡然而以死亡為諱者是不智也聞死而慍則醫不敢斥其疾言亡而怒則臣不敢爭其失疾不治則死或非命失不改則亡或非數是諱死而速死諱亡而速亡智者果如是哉故古者天子即位卿授之策曰慶者在堂弔者在閭誠毫社忘子卯惴惴唯恐如桀紂也鄙諺有之厲人憐王謂絞纓射股摧筋餓死甚於腫胞之疾嗚呼君人者得聞此言也則獲不瞋食不旨尚何從欲之有乎

備亂

治之民思亂亂之民思治何也生無事之時身安而意侈刑弛矣急之則驚欽輕矣加之以怨力未嘗聞自謂勇心未嘗謀自謂智知兵之利而未見兵之害小不得意則欲翼而飛矣故曰治之民思亂也處多難之世城者不肆野者不稼疆者僊於戰弱者斃於餓父母妻子劫束屠膾然後見兵之害而不養兵之利幸而有主則將雨其稿矣故曰亂之民思治也思治矣雖中才可得其歡思亂矣非聖人不能弭其萌大禹之戒曰予臨兆民慄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故智

者慮亂於治愚者謂治不復亂悲哉

### 審姦

盜之未泄也日與之接而不知其盜姦之未露也日與之居而不知其姦衣纓言動與人同而盜姦在其心知之固未易也及夫贓出械見刑殺於市而衆人皆知其盜謀行亂作國家敝敗而後世皆知其姦知其盜非衆之智由獄吏之讞也知其姦非後之賢由史臣之筆也觀書者睹曩時之禍皆笑其不知姦矣而不曰我之姦者亦待史筆而後知也漢元帝謂幽厲任巧佞自以石顯愈於彼故京房曰臣恐後之視今如今之視前嗚呼安得敢言如房者乎

### 防蔽

人主不知亂作者左右蔽之也彼豈不愛於君幸其滅亡耶蓋懼誅耳平居以佞邪席其身養君之欲迎君之非君有問焉必曰安於泰山也然而亂且起國且危是昔者欺吾君也君一怒焉則死不待頃於是續君之耳不使聞危亂姑緩吾死何暇慮長久也陳後主之沈客卿隋煬帝之虞世基勢敗之然曷足懼也故邪臣非不愛其君不得其事君之道也昏主非不愛其國不得其守國之術也不得事君之道者始不正也不得守國之術者終不明也若曰臣之愛君而終用之不照之以明則雖教孝宗廟其如宗廟何

效實

官名也事實也有名而無實天下之大患也上弛而下偷文書具口舌給而信其行事是見驚稱驥而不考之千里也國不一官官不一事何從而得其實蓋責之主者乎縣焉何實責之郡郡焉何實責之諸道諸道外也群司內也內外之實責之宰相宰相之實上觀之天而下察之人乎上觀之天陰陽調乎下察之人國富乎兵強乎百姓康樂乎四夷協服乎此不待下席而灼見矣責有所在罪在所當故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地廣大荒而不治亦士之辱如是人人莫敢不自盡昔唐德宗不知盧杞姦邪蓋不思其實矣去四海之廣而投諸奉天非姦非邪誰使然也彼誠有所合合則信信則惑惑則非是而是非矣嗚呼君人者其亦慎其合乎

慮求

亡國之君不皆惡非桀非紂則所由漸矣漸者何也基禍於彼而受禍於此也天下之勢一往而不反若决河堤使東流也基禍之主外久安而內自賢道失於心而弗思權移於人而弗寤然祖德或未沒民心或未解故有幸而免也受禍之主乘亂得位名雖為帝治不在已囚拘旋續之下弗養忠義之助故不幸而及也漢獻帝唐昭宗其何罪歟故明者舍近而謀



遠無謂未足患將為子孫慮彼具臣者寄位如邸舍  
幸當其時無事不暇念身後也人主為萬世計不可  
溺苟且之議禍不在身而在子孫既足動其心矣而  
况倉卒之可虞哉

謹聽

讒者沮善者也諫者抑惡者也名之諫者皆知好焉  
名之讒者皆知惡焉然而人主不免於信讒者讒似  
乎諫也復諫者諫似乎讒也君曰可用臣曰不可用  
不可之辭同而情則異矣用君子而小人沮之是為  
讒用小人而君子抑之則為諫君子小人之心忽悅  
而不可見是讒諫所以亂也好諫而不慎則姦臣進

惡讒而不察則正人退世有信讒則衆非之矣復諫  
則衆笑之矣彼非狂易病惑豈不知諫之利而讒之  
害顧謂之諫者非諫謂之讒者非讒也太甲曰有言  
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讒  
與諫皆逆心之物姑以道求之而已不如是則貝錦  
之文或起於青蒲之上而刺肝瀝血未必不疑其間  
我也嗚呼觀哉

辨儒

儒者關治亂乎曰然用則治不用則亂乎曰非也用  
儒而治者有之矣用儒而亂者有之矣故儒得其人  
則為福不得其人則為賊以小人之質而被聖賢之

文如虎斯翼固攫人於都市耳夫古之事多矣或同而異各有為也小人用之則稱其一而隱其二以罔上而行私矣飾災異則曰堯水湯旱而曰末景退受惑解多壘則曰檢狃至太原而曰守在四夷欲擅其權則曰舜德無為而曰明目達聰治不如古則曰帝王不相沾襲而不曰一變至道此類如物性變化不可勝窮故助王鳳者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弗肯稱也嗚呼用儒至此是秦之湯火有不妄也

廣意

入感陰陽氣以生陽主動陰主靜動則為謀為慮為

決斷為事業靜則為懶惰為

因仍為逸樂動勝靜則

昭靜勝動則整理必然也升

尚居廣出外行遠明視

達聽博覽詳問親賢臨眾講

禮播樂如是者宜於陽

陽得其宜則勝陰深宮重闈

時坐數卧治容巧笑厚

酒邪聲俳戲伎巧說媚諧懇

如是者宜於陰陰得其

宜則勝陽是故君子朝聽政

重訪問夕脩令而夜乃

安身非九女當御不得進鄭

聲按人舉放遠之懼陰

之勝陽也五載一巡守至于

四嶽每歲祀天九祭地

二明堂聽朔十有二孟春耕

藉四仲教戰皆在國之

外廟則有四時十二月之享

社則有春秋祈報學則

有合樂養老之禮皆天子躬

親之外朝則有三詢三

刺大廷則謀及庶人欲陽之勝陰也夫心官於耳目  
耳目狹而心廣者未之有也耳目有得則感於心感  
則思思則無所不盡矣人臣飾其辨以誣上一降席  
則指為過舉是背經違古而閉其君之思也

損欲

形同則性同性同則情同聖人之形與衆同而性情  
豈有異哉然則衆多欲而聖寡欲非寡欲也知其欲  
之生禍也五霸莫盛於齊桓公以內嬖亢夫人者六  
豎刀以自宮愛易牙以蒸子幸終於五公子爭立死  
六十七日而殞七雄莫大於秦始皇以殿阿房築驪  
山終於項籍燔其宮室牧兒燒其藏得禍主於欲誠  
足畏也如使欲而無禍堯舜固為之矣何自苦如是  
彼多欲之君莫不自謂無禍恃四海之力矜一人之  
智以天地未足為長久而不知智力非禦禍之器也  
聖人寡欲故能得所欲衆人多欲以所欲奉他人耳  
孟子曰昔者太王好色愛厥妃文王以民力為臺為  
沼而民樂其有康鹿魚鼈夫能損上益下與百姓惜  
樂其誰曰不可

本仁

術於仁者皆知愛人矣而或不得愛之說彼仁者愛  
善不愛惡愛衆不愛寡不愛惡恐其害善也不愛寡  
恐其妨衆也如使愛惡而害善愛寡而妨衆則是仁

者天下之賊也安得聖賢之說哉舜去四凶而謚以仁聖湯初征自葛放桀南巢而仲虺謂之寬仁武王梟紂白旗而孟子曰以至仁伐不仁仁者固嘗殺矣世俗之仁則諱刑而忌戮欲以全安罪人此釋之慈慝墨之蕪愛非吾聖人所謂仁也夫守國在政行政在人人不忠而亂乎政政亂則國將從之而且以不誅為仁是輕國而重仁也故曰明主持法以信馭臣以威信著則法行威克則臣懼法行臣懼而後治可圖也

### 慎令

君出令而臣沮之何如曰下制其上則其上也民從令而君改之何如曰上欺其下也上制下則民心惑下制上

則君權輕民既惑則不聽君既輕則不威上不威而下不聽其漸亦足憂也夫為令之弊有四初不審終不斷言者矜聞者爭也洪範有六疑則謀及卿士庶人卜筮被作事不容於衆慮不待盡而輒行使人有以詭病是初不審也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有風雨謂政治不可從民欲耳彼有沮之則不計利害大小而遽改是終不斷也君陳以謀獻入告而順之于外曰惟我后之德被議一事則夸以為功使其黨間而疾之是言者矜也秦誓曰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彥如自其口出彼聞人之功耻居其下雖善必沮是聞者爭也人主能知弊之所在則可以行令矣

考能

言一也而所由生者異或生於心或生於耳生於心者帥志而言言則必形於事生於耳者聽人之言施之事則傳矣故上不好言則利不在言言者必忘也上之好言則言可近利無志者亦言矣鈔古書畧今文變白為素析一為二以希世願用一易其褐則言且忘矣何有於事而况偶句諧韻言非其言者豈足問哉嗚呼天下皆以言進未能不以言取既取矣胡不試之以事事讎於言然後命以其官可也王制曰論定然後官之試此職也任官然後爵之以能而命也如是則無曠官矣

止幸

亂始於恩怨始於幸亂始於恩進非其人也怨始於幸有望而弗獲也選舉所以籲賢能而曰必多取則不肖入之矣賢者寡用之可盡而不肖滿天下用一不肖舍一不肖尚有怨矧用一不肖舍百不肖乎夫萬物以類動彼能是我亦能是用彼而舍我宜其怨也器玉者純於玉則礪知真賤不免於用礪則山石皆待沽矣有國者啓人之幸而欲人不怨人之類盡官而後可也傳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寵不肖以敗其官不幸大矣而况怨且怒哉

裁舉

唯善能舉其類不善亦能舉其類以堯之聖而問諸朝雖堯共工尚相敦美則邪惡之遠聰明所不接邪賢人在下位不使賢人舉之而必曰長吏長吏皆賢邪彼不肖之相好亦若賢之於賢不肖之惡賢固如賢之惡不肖好同而惡異豈不肖位乎上而望其進賢難矣賢知賢不幸而非其屬又不得舉然則賢人不遇豈天命哉故責所舉之賢不若責舉者之賢舉者賢則所舉賢舉者不肖則所舉不肖一不肖進而舉十不肖十舉百百舉千如此則剝道成矣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終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精課

虞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此百代常行之制也有功者升有過者黜無功無過者職其舊如是可以勸功而懲過世之考績則異於此無功無過者升是升不必功也有過者職其舊是過不至黜也功無益而過無損懲勸安在哉故妄庸人一出選部雖格其手雖鉗其口而尊爵自至此董生所謂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廉耻賢不肖所以無辨也夫進人不問其功而問其久彼草木久則長大可用人之材不能日夜生息亦已明矣三歲而進一官是三歲而材一

變乎如此則牛馬走御可以久而用之矣

### 懲節

使人以賞罰衆人之使人也以禮義聖人之使人也賞罰外也可去可就禮義內也一中其心天地四方無所逃矣有賞罰而無禮義安則可非濟危之具也誘之以賞利有厚於賞者脅之以罰禍有大於罰者利厚於賞則去賞禍大於罰則就罰叛國之利或厚於賞死戰之禍或大於罰有以動小人之心矣學以禮行以義交游之讐尚復之况君乎杯酒失意尚死之况國乎名馬吾賞耻焉吾罰意氣感發非有令之者也世俗誠大壞矣學者為官不為道仕者為身不為君見得其虎聞喪去聲其鼠父子昆弟之詔告妻妾之耳語非富非貴如舉其諱上之人又從而啓之賞先於功而功不立罰輕於過而過不改無事而祿有事而賞位孺稚與貨財而後行則是祿為我有而事以賞傭也禮義既銷矣而賞罰且玩階之者其誰乎孔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信矣嗚呼三代不可作安得六國之士而與歸乎

### 崇衛

圖國在患用忠在力濟力在權功者兵也食也權者所以制兵食也忠而無力則患非其忠力而無權則力非其力忠非其忠死無益也力非其力令不從也

樊周室者豈待威文之忠齊晉之力也豈待齊晉之力霸王之權也無力無權則豫讓一劍徒自快耳天下古之天下也而疆弱異謂秦曰疆者非也彼秦取以疆而守以弱罷侯置守是也秦亡積千載而天下之弱彌甚刺史郡守寄客于外兵非吾兵食非吾食以服人者三尺法耳一旦當事則刑罰鞭朴非亂賊所畏也授首且不暇孰為勤王執義苟且焉昨之以國何害苟為不義陳勝吳廣豈嘗據大權也

### 省盜

盜不能禍天下而召天下之禍彼殺人以求食人固難之安能禍天下盜既多殺既極難者弗能報而後效雄起焉盜者人之讎也而姦雄以誅盜為名是孝子慈孫夫婦之相哭者望之不帝如濯熱因天下之心收天下之權如此乃能禍天下人主知盜而不憂者以其舉錯非姦雄之刑也而不知姦雄不為盜故防姦雄莫若除盜賊姦雄不得盜賊之資則不敢起嗚呼殺人者人之賊而已矣惡殺人者誠國之賊也

### 釋禁

與衆同利則利良民不與衆同利則利凶人凶人嗜利益之所由興也山海之貨職在商賈矣矣而曰屬之吏屬之吏則衆不得錯手足法重矣而利亦重法重則良民憚利重則凶人入然而董之以法是豈其



為盜也彼凶人者豈曰死可欲而生可惡哉過在欲  
諸利而謂不必死耳不幸而幾於死則莫若為盜為  
盜又不必死也夫能弛其禁達其利則凶得與良處  
胡為苟免於兵刃間哉

南畧

南北離合繫天下盛衰漢之衰則離遼晉而合晉之  
衰又離遼隋而合近者唐之衰又離遼  
宋而合距長江之固因中原之擾擾則自救且不給  
胡治於彼我後雖有明王興彼業已成彼守已完非  
數十百年不可取此前事之驗也北擾矣而南又離  
離則米帛金錢之漕弗復跨淮而上如疾將病而絕  
之食耳此後事之憂也俗人皆以吳楚之兵弗如此  
而不知姦雄謀事常伺天下之衰當其盛時尚可論  
疆弱及其衰也雖曹公用兵弗能與孫權爭焉超韓  
遂在關西為後患故也然則如之何則可曰宿師樹  
賢以扼其咽然後可也

敵患

夷夏奚若曰所謂夷者豈被髮衣皮之謂哉所謂夏  
者豈衣冠裳履之謂哉以德刑政事為差耳德勉刑  
中政脩事舉雖夷曰夏可也反是則謂之夏可乎愚  
儒之咤則曰彼夷我夏而不曰內自脩內自脩則德  
刑政事四者備當而後曰夏勝夷可矣是謂知彼知

已百戰不殆彼欲虛吾國困吾民應之以儉則國可  
富民可逸然猶不能是墮其術內也嗚呼夷夏非古  
之夷夏也先為不可勝以待彼可勝善矣不然禍且  
日至豈徒由余所笑

東士

天下有攻守草昧之時攻天下者也繼體之君守天  
下者也攻之兵雖怯而勇乘勝也守之兵雖勇而怯  
未之試也不試已然况敗歟夫戰在氣三鼓而竭曹  
劌所以克齊然而人不見勝唯敗是聞怯則宜也為  
政者務兵多以疆國而不知其弱國兵多則不擇不  
擇則大抵怯耳勇者尚怯况真怯哉歐十怯以嚮一  
勇敗不足疑言之者必曰某以若干敗於若干以為  
彼太公孫子勢不可校後雖勇士固心醉矣非弱國  
而何胡不芟其冗轉以其資以厚敢死使以寡勝眾而  
後氣可復庶乎疆國矣

儲將

死生存亡在將將之難也百夫長猶不可虛矧其上  
者乎資舟於旱資車於水先事而求則詳以實驗也  
事至而求則粗以言擇也用人者皆曰以能不以行  
彼閭巷細謹誠不足問豈大節之可遠哉孫子語將  
能則曰智信仁勇嚴不信而任事則事反不仁而御  
眾則眾殃如是而曰能不必行可乎矧彼言者又非

能也以言擇將天下皆欲言婢兒庸保亦知誦書傳  
學計策以自進進者多矣可盡用乎矣蓋不祥之器  
學者未得其千一而志意已壯壯則思用不用則聚  
而怨怨則無不為是有國者教之叛也獨奈何

遠私

晉侯以勃鞞用趙衰趙王以繆賢得蘭相如皆奄人  
也謂奄之賤而能進賢何也曰賤故能進賢貴則廢  
之而已矣古之奄給房闈使令蓋甚賤賤則雖賢人  
當國何害故進之後之奄為帝王耳目蓋甚貴貴則  
有威福玉食之罪婢然唯恐賢者之繩已故疾之豈  
古之奄才而後之奄不才勢不便耳使勃鞞繆賢復  
生且不免為諸人夫非晉趙之時而垂晉趙之聽是  
賢者弗可得而不肖售矣

正局

周官內宰大夫士十有四人九嬪世婦妾御屬焉彼  
天子后妃猶以大夫士治之矧羞服匪頒好用之式  
而有不在有司者乎外自省寺重之以殿中六局所  
以奉乘輿者備矣顧奪而歸諸奄何哉有司奉法而  
奄人阿意奉法則用節阿意則欲逞此利害甚明白  
然而弗思者夫其殘民乎

厚農

先王之馭民也節其所為後王之馭民也極其所為

夫情之志在逸先王節之則不得逸農之業在勞先  
王節之則不其勞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有屋  
粟閒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誰謂其逸哉什一而  
稅用其力歲不過三日春耕則田峻饒焉秋斂則蜡  
祭息焉誰謂其勞哉王道消政出苟簡賦乎曰農後  
乎曰農田有穀而桑有繭非敢愛也五兵之用百工  
之材皆農無有而必貢之是行商蓄家籍農之產廩  
農之食矣彼惰游未始及於政且開冗食之路以進  
之逸者極其逸勞者極其勞勞而不貳者慤而已矣  
嗚呼使天下皆慤則可不幸而有心則群入於情欲  
望九年之蓄難矣

復教

樂正以詩書禮樂造士王太子王子群后之太子卿  
大夫元士之適子皆造焉說者必曰為化民也為選  
賢也而不曰愛諸臣之子保諸臣之家也人不教不  
善不善則罪罪則戒其親墜其祀是身及家以不教  
壞也故明主推恩群臣必先教學與其處於今孰若  
無辱於後不務教而務官之以市井言未學而仕其  
幸大矣智者慮之則為禍亦大彼不善之資而假之  
位鮮不及也嗚呼官者上之所輕雖曠何損家者下  
之所重可不自為謀乎此腰印組鼓篋齒庫序等  
違誠不同而禍福存亡耳

孝原

禮職於儒儒禮而禮不宗故釋老奪之孝子念親必歸于寺觀而宗廟不跡矣夫祭祀豈徒自盡其心以交神明而已蓋有君臣父子夫婦親疏長幼貴賤上下爵賞政事之義是謂教之本也彼寺觀何義哉嗚呼釋老不存則寺觀不屋非宗廟何適儒之彊則禮可復雖釋老真若我何

天諭

畏天者昌習天者亡何謂畏天高宗成王是也何謂習天元成是也人之情亦所常見而見之必懼懼必思懼之情同而所思不同明主思之以為在德德備而災異消然後愈知天之明而德之蓋也闇主思之以為在數故任數而不修德德不脩而禍未至然後愈知天無心而數有定也惟天之仁又出災異以申勅之彼必曰前既無害此奚為哉亦數而已矣災異愈多不懼愈甚耳習於聞目習於見心習於思習之久而則不聞不見不思焉耳然而上帝之怒不足獨當下延衆庶上累廟社甚可痛也嗚呼人不可玩況天乎天而可玩君命何足道哉此孤臣正士所以泣血於地下也

李先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終

真諸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記

後學南城左贊編輯

後學廣昌何喬新校正

知建昌府事孟紹慶補訂

袁州學記

皇帝二十有三年制詔州縣立學惟時守令有哲有  
愚有屈力單慮祇順德意有假官借師苟具文書或  
連數城亡誦弦聲倡而不和教尼不行三十有二年  
范陽祖君無擇知袁州始至進諸生知學官闕狀大  
懼人材放失儒效闕疏亡以稱上旨通判潁川陳君

既聞而是之議以克合相舊夫子廟陞隘不足改為  
廼營治之東北隅厥土燥剛厥位面陽厥材孔良瓦  
甍黝室丹雘舉以法故殿堂室房廉門各得其度百  
爾器備並手偕作工善吏勤晨夜展力越明年成舍  
業且有日盱江李親蒞于衆曰惟四代之學攷諸經  
可見已秦以山西鑿六國欲帝萬世劉氏一呼而關  
門不守武夫捷將賈降恐後何邪詩書之道廢人唯  
見利而不聞義焉耳孝武乘豐富世祖出戎行皆孳  
孳學術俗化之厚延子靈獻草茅危言者折首而不  
悔功烈震主者聞命而釋兵群雄相視不敢去臣節  
尚數十年教道之結人心如此今代遺 聖神廟  
得賢君俾爾由序序踐古人之迹天下治則禪禮樂  
以陶吾民一有不幸猶當伏大節為臣死忠為子死  
孝使人有所法且有所賴是惟朝家政學之意若其  
弄筆以微利達而已豈徒二子之羞抑為國者之  
憂此年實至和甲午夏某月甲子記

建昌知軍廳記

人得擇官久矣天下唯股肱郡簡于帝念其餘在所  
欲夫食飽居安人情所不免故分田之廣狹公膳之  
有亡官舍之燬惡凡仕者鮮不以為言建昌軍距行  
在三千里泔汴淮江湖不幾月不至吏已祿縣官無  
古圭田之比厨無子錢以愛賓客屋數十个蓋偽李

氏時作其壽將百年度制卑陬尤不稱事是以當世  
高足之人聞之慨然莫肯為來有不幸而至者什不  
一二過此則物故不容于它取自竄焉政以是虐民  
以是創秋陽天天并底或凌噫匪夷匪蠻匪海山瘴  
蒸之地獨無富侈之資以奉俊良使未未來為人父  
母誠可歎已今虞部張公其不幸而至者乎公本於  
質直而文無害嘗治四郡左官是邦惟思昔人必葺  
之義廼更浮橋遷集賓真作輿車院而本廳及焉廳  
之築土方五丈架梁三十有五尺取材於山因役於  
軍蚩蚩斯人不費不勞自春徂夏厥功以濟民不府  
勞惟公之勞公不有利惟民之利有問焉者必告之  
曰得舍美矣則其去就之心宜稍異于昔所謂民之  
父母或數來其為利豈少哉草莽生請書以見意慶  
曆七年六月丁巳記

建昌軍儀門記

觀古君臣之間近則禮為之厭遠則尊得以伸故畿  
外諸侯門阿之制與天子準宮隅城隅各下一等天  
子五門諸侯有三門臺而道屏於中為宗廟朝廷大  
抵不甚異蓋南面之君分土而治不若是無以貴於  
一國民知其君之貴然後知王室之尊堂陛之言亦  
此類也自罷侯置守于今幾世弱權削威居無常人  
有地數百千里而宮室輿服靡所張顯唯中門立戟



非出入不開東西兩夾門趨走之亡紳笏警折于其  
外非召呼不致前以此異于他官舍謂之儀者有意  
也充太常博士吳公使建昌既視事曰神人在上萬  
事有經萬民有業吾守臣布行詔書奉順德意而吏  
職脩矣披牒治訟若人四支雖終日運動不為勞心  
廼行府署唯聽事葺其餘屋古老卑小或如翼覆地  
其中無光或如衣之敝隨補隨破郡治所在而陋於  
一邑不務改作俾民何觀謀於僚屬其心同聽於輿  
人其言樂自儀門始以及內寢不日而備君子謂云  
公以文學進宜其知治道父兄皆大臣其耳目固不  
監官為博士宜用心於禮位當刺史在可行之禮  
一役也以儀門為始夫豈徒哉蓋書之以示後觀  
曰唯慶曆八年冬十一月甲子記

建昌軍集賓亭記

康定二年夏六月太守慎公作新亭于軍門之南越  
孟秋工告成事郡人李觀請為記曰惟茲軍集於閩  
唐額於吾宋同之列郡數十年矣然規摹儉固未  
始斥大雖視事有廳罷休有堂而僚屬之所會賓客  
之所交以宴以游舉無其地公臨郡數月政既已成  
事既已省因謀別館以為賓客詢諸耆老則舍以郡  
署之前昔嘗有亭號三善者毀撤雖久其基可指公  
乃相其地而築之且取籍資之材以足其用不賦一錢

不投一丁而厥功以成其德其福其角其禮達以重  
關周以階樞始山右顧積翠在掌行水前來鐘裏萬  
象乃位實主乃列尊姐有綏有紳以突以語心證茲  
仙意遠運古意誠太平君子好事之一端也然民隱  
之不恤主恩之不宣而汲汲於厨傳則何以為政室  
漏之不補庭草之不剪而區區於簿領則何以為禮  
合是二者蓋鮮能焉今公之出治多務大體明而不  
苛斷而不酷得政之和公之出居罔不必葺作而不  
費飾而不奢得禮之至茲亭之興率是道也慄慄其  
威如風之變民之服之千里弗遠煦煦其仁在物為春  
民之戴之千載如新召伯聽訟勿伐其棠知茲故

南城縣志君命一不駕匪風則夜敢圖茲石以告來者  
南城縣志者記

慶曆二年會稽錢得臣仲基以大理丞為南城宰西  
安周嘉臣曼臨川滕平叔夷甫佐之於是改作主簿  
尉署及縣廳之兩翼既訖功得臣受命刺白州嘉臣  
監零都銀冶而平叔考且滿使親記其事觀曰古者  
諸侯卿大夫士其宮室以命數為之等示民有尊也  
今之郡縣有社有民雖九品僚屬皆命於天子其勢  
固不得居陋室如閭閻岷然世以土木為難事者財  
民之財力民之力也是以廉吏善人或憚而不為乃  
至隘不可容壞不可支卷席避雨露坐迎涼者有之

矣吾邑三君子以居之所不安為人之所難為據官之餘用假吏之餘力木材如涌而民不出一簪案作再暮而民未嘗舉距非奢非儉可次可合事成而去豈曰自為蓋將壯官府利來者是可記也若夫舞智恃巧陵民匱財已欲佚而忘人之勞已欲樂而遺人以憂則有識者當伐鼓於其門豈吾之所得記哉謹用斯言論於好事時則五年春正月也

邵武軍學置莊田記

慶曆七年春三月幾望武陽假守宋公以治學官成識之已詳後三甲子有奇教授龔君與其學子教授者以幣走三百里謁於余曰敝邑得天故吾公棄官皆以旦昔寒以燠視人如其身視學如有神言必於是行必於是雖牒訴盈庭簡墨在前而與士大夫講解對問猶燕居時故自庠門開不幾月暮焉而來者不絕將恐褊小弗能容又翼中門築兩齋矣鄉之善良喜公之為子弟之有屬也不愛其貲願易土田以備糧用凡出泉若干萬得田若干頃歲食若干人既有成矣而公之記所未書吾惟子之望觀聞命竊庸之曰儒者詒釋氏為其籠於世也而不解其所以然釋之徒善自大其法內雖不違而外疆焉童而老約而恭無日不在乎儕民用是情事用是立儒者則不然其未得之借儒以干上既得之則謂政事與文學

異拳拳唯府史之師顧其舊如蟬蛻及其困于滯碎  
恤乎罪疾欲聞性命之趣不知吾儒自有至要反從  
釋氏而求之吾游江淮而南不一日有庠序者不一  
邦踵其地而問之棟宇備歎或曰為去官之舍館矣  
委積完歎曰充郡府之庖厨矣刺史在歎曰某院參  
禪某寺聽講矣噫釋之行固久始吾聞之疑及味其  
言有可愛者蓋不出吾易繫辭樂記中庸數句間苟  
不得已猶有老子莊周書在何遽冕弁匍匐於戎人  
前邪蚩蚩之氓曲克有夫婦父子不盡拔髮為寺奴  
則幸矣何暇被之詬哉今宋公之仕唯其本之培下  
應其誠優為之備教化之效也如此吾所謂學非  
釋考莊嚴吾所謂田非與釋埽供養誠以今茲學  
或自遠來居處不寧則愁飲食外取則勞去愁與勞  
入雖下中得以自盡於術况其卓者哉厲父之津菑  
道之芽入可以正其家出可以表天下為民教子為  
國養材莫之尚已龔君以道藝立其中又欲揚公之  
美于無窮皆應於義敢不書公之學問無不該而其  
是非一之聖人故文辭可法施於吏道民大悅蓋將  
揮之廟朝一郡一學乃其猶聞命後三日冬十月辛  
酉書云

虔州栢林溫氏書樓記

南川自豫章右土其大州曰吉又其大曰虔二州之

賦貢與其治訟世以為劇則其民眩衆夥可識已雖  
然吉多君子執瑞王登降帝所者接跡屢無有也疑  
其價南越襲瘴盡餘氣去京師愈遠風化之及者愈  
疏乘其豐富以放於逸欲宜矣故人許某家石城處  
屬邑也此年夏踵予門道其鄉進士温某之為人曰  
温君少時求祿而莫之得慨然自謂不得諸外盍求  
諸內不在吾身宜在吾子孫乃圖山泉美好處買居  
栢林因作講學堂房數十其楹攻位之日獲五銖錢  
五萬于地士友珍之或以青錢名其館凡書在國子  
監者皆市取且為樓以藏之性寬靜用地利自足不  
與俗人爭訟買直塾等以教子弟禮賓客為已任

歌酒賦夜以繼日許君亦妄人也今其所稱與禮之  
疑者不類是處之福歟自古聖人之德業舉在于書  
聖人者非其智造而巧為之也天之常道地之常理  
萬物之常情也天地萬物之常而聖人順之發乎言  
見乎行事君得之以為君臣得之以為臣父得之以  
為父子得之以為子兄得之以為兄弟得之以為弟  
夫得之以為夫婦得之以為婦長得之以為長幼得  
之以為幼反是則爭奪相殺未有能已者也今温君  
聚書勤勤是有意于聖人有意于聖人則豈一家而  
已鄰里鄉黨庶乎偃伏之矣然則處人之成大名至  
大官蓋未易知尚何吉之獨哉柳子厚於楚越關山

水如小丘小石潭表家渴石渠石澗猶有記以啓好  
游者今有人為藏書之樓非特山水之勝記之以啓  
好書者不亦可乎予欲一至欄邊四顧天外江山進  
前文史相對清風兮我扇白雲兮我蓋召屈原於湘  
魚之口呼李白於海鯨之背漱寶玉於餘潤拭明珠  
使去類酒酣興盡交揖而退其樂可言邪而未之得  
也皇祐五年秋七月庚子記

麻姑山重修三清殿記

觀幼時讀顏魯公麻姑仙壇記觀其稱道壤地之殊  
絕人物之環怪目想其處謂如鈞天帝庭非下土所  
髣髴也及長游山縱觀所有則歌吟雲烟饜飲水石

而已其餘古屋數百楹或腐或濕無足可居惟仙若  
神何以顧享噫物有愈衰而後復理之常也則所謂  
三清殿者今為復之先乎按是殿之作背山嚮陽得  
地之正由五代迄茲載祀遠矣雖其營繕頗甚盛壯  
而木窮於蠹瓦困於雨日環月墮幾將壓焉頽川陳  
公某鄉之耆德勇於為善一見其事惻然于中乃發  
家財以葺之工之巧者必至材之良者必備或改以  
新或完其舊昔撓以隆昔卑以崇藉焉而霞烘聖焉  
而雲浴真儀之位得以如禮山英水靈若喜若慰雖  
大道之要本乎澹泊安在土木之華而後張顯然名  
山之景列在圖籍非有游覽之盛不足稱述故言神

仙者必曰崑崙之墟海中洲島宮闕之侈視珠玉不  
啻如土芥世俗相承以為美談若麻姑山著稱久矣  
元和辭人白樂天輩咸有詠歌繫于屋壁自尔以來  
言者溢口書者滿牘天下雷境茲不復焉苟非崇飾  
棟宇嚴事上靈其何足觀之則穎川公之意豈徒然  
哉觀之視公大父行也見命為記謹書其畧于時歲  
在辛巳大宋康定二年

重脩麻姑殿記

三代之英既往禮教不競人欲大勝欲莫甚乎生惡  
莫甚乎死而道家流誦祕書稱不死法以淡之故秦  
漢之際神仙之學入于王公而志士甚尊寵然或云

延年或云輕舉皆人耳目間事久而未驗衆則非之  
矣佛之徒後出而言愈幽遠其稱天宮之樂地獄之  
苦鬼神之為非人可見雖明者猶或疑焉是故浮屠  
之居貨賄竭天下宮室僭王者而黃冠師窮智後辯  
然弗能及自非當世好事慕方外之游者孰克迴面  
於真靈之境哉麻姑之名聞之於葛稚川傳申之以  
顏魯公記我茲山得道之所始也自唐而下祀禮  
不絕築宮度人以嚴其事而殿屋之設歲月積久雨  
淫風塵排柱弗暇將無以布几席陳香燭為鸞鶴戾  
止之地群目蚩蚩莫肯營葺故穎川陳君兼字嘉謀  
博識之士肥遯州里頃嘗游山周覽及是特命工徒

一新其制言未果行而卒其子今山陽司寇諫弟詢  
不忘孝思畫先志乃出家貲以幹厥事斬木而山  
空伐石而雲愁役不逾時營繕以畢修廣有度奢檢  
有宜禮神之位茲亡所媿論者謂 真帝在上庶方  
無虞歲不凶灾物不疵癘故其人得厚本節用為富  
家者徃徃而是內和親戚外禮鄉黨餘力乃以奉釋  
老求善祥茲亦平時之盛觀也可無傳歟嚴嚴有堅  
請勒其志于時歲在辛巳大宋康定二年

麻姑山仙都觀御書閣後記

皇祐三年以御書明堂及明堂之門篆飛白二體  
諸名山麻姑仙都與焉夏六月道士黃太和為觀言  
全者 聖人肆筆而山數得之其奚翅金簡玉字蓋  
猶鳩夷昧谷天象所出入撮土勺水罔不光華非復  
與塵俗等幸哉願有志焉以示後何如觀伏思念三  
者制作史書樂歌幽則物彪遠則夷貉耳者必聞口  
者必誦安在愚儒識之况禮不斥尊其可以祀已而  
又念江南早薄與上國人不日接異時故老既沒傳  
聞將失實史官記注秘莫得見則吾

君之行禮彼山之受賜曷從而知之先正盛公亦嘗  
為御書閣記所以述

太宗之事殆可繼也矧茲嚴父配天古之大事漢收  
秦燼失其報廟鼎將至唐名在寶云五代魚肉誠所



不暇

祖武 宗文志亦未集佑啓我

王及此希爾如廢斯起如斷斯續合符天恩歷自詳  
議禮明樂備又申之以翰墨河圖大調來以華國因  
公宗祀而文字無傳宣王蒐岐陽而石鼓非手書未  
有華實相副若是之彬彬者也昔漢武帝封泰山太  
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曰命也夫運者季秋大  
饗而知其說者有不在焉則謂之何尚從仙字見是  
寶書抑天幸也故就敘其語俾刻之云

真君殿記

我我西屏神之山下根無地高出天百重有位有  
遊樓殿靡逆絃紫烟真君之名世所傳來斯為賢者  
為仙王京路險不可攀凡肉欲飛無羽翰崇堂設像  
所以新再拜况若登天門借問經始其何人吾邑陳  
侯字仲温後十五歲維甲申李觀奉伯為之文

真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四

太平興國禪院什方住持印

佛教初由梵僧至中國不知其道亡以務駕其說師徒  
相承積數百年日言天宮地獄善惡報應使人作塔  
廟禮佛飭僧而已厥後菩提達磨以化緣在此土始  
傳佛之道以來其道無怪誦無利師不離尋常自有  
正覺思而未嘗思故心不滯於事動而未嘗動故形  
不礙於物物有萬類何物而非已性有萬品何性而  
非佛佛非度我而我自度經非明我而我自明無藉  
素才拙一言開釋皆得成道繇茲立大精舍聚徒誦  
法以衣鉢相傳授居無彼我來者受之詞無詭譎能

者當之諸祖既沒其大弟子各以所聞分化海內自  
源而瀆一本千支群居之儀率從其素故崇山廣野  
通都大城院稱禪者往往而是庸俾邪妄無識洗心  
從學王臣好事稽首承教蓋與夫老氏之無為莊周  
之自然義雖或近我其盛哉然末俗多蔽護真法者  
有非其人或以往時叢林私於院之子弟閉門治產  
誦經求利堂虛不登食以自飽則一方之民失所信  
嚮矣通人高士疾之茲久而未克以澄清遠宋有  
天下兵革既已息禮樂刑政治世之器既已完備推  
愛民之心以佛法之有益也廣祠度衆不懈益勤  
聖上莅作體聞釋部之缺因詔凡禪居為子弟前緣  
有者與然其身後當擇人以主之意將補罅漏銀錢  
蕪使宗門愈高大則建昌軍太平興國禪院復什方  
住持者奉此制也院按舊記唐天祐丙子制置使陳  
暉所創號顯源未興始有可幽師杖錫來居推輪法  
事逮李氏僭江表其別子景達以齊王守臨川乃命  
德琳師以張大其業琳師道行峭潔知解雄俊園廻  
千里瞻仰弗暇樹稼數十頃立屋累百楹至太宗  
時例以年號更賜今額衆安法行利此邦者莫與為  
等琳既化去道喪不傳而其徒以僥倖居之垂四紀  
矣凡鄒之學釋者雖知有真乘法印當迷而疑何所  
和決今年夏主者元皓病物故時侍禁焉君德宣光

祿寺丞李君虞卿同權軍政深惟天聖詔書求可以  
長是院為人師者專有桑門上首者老識達之士相  
與謀曰嘗聞建安崇儼師得法於石霜楚圓和尚巡  
禮所至學者圍繞師避而處行人在通仰可以致之  
乎因列名以舉郡然其言乃就迎於撫州景德院讓  
不可得而後至升堂之日會者萬計師據牀安坐有  
問斯谷如鐘之鳴如谷之響重昏宿蒙氷解雪釋歡  
喜讚歎洶動街陌論者謂國朝嚴佛事俾擇知識表  
于禪林太平郡之福地也而儼師以正真道臨之燈  
燈繼照曷有窮已然非吾儒文之不足以謹事始而  
信後裔僉來謁予曰文子職也其可以辭重遠矣

意故為之一說時則景祐三年秋九月也

太平院浴室記

釋氏東行乘風御霆山聞海驚言善言惡知死知生  
天人之好地獄之暴有作斯報刑滂癸辛力過弄鼻  
維彼慈悲如童蒙師如膏肓之醫還愚以智解囚於縲  
伊貴伊富或士或女承流蹈舞涵淹肌髓繫絡心膂  
何土敢皮何木敢枝以鞏以歸繩者目亂斧者手抵  
彌國亘野川邪谷哆筆不可蓋雲霓出中日月走下  
大溫夏涼為陰為光食甘寢香百事有備一物必良  
惟天之啓惟神之契人不得議孰為禮經肯顧文吏  
江之南城風和氣靈鐘鳴梵聲爰有禪居號稱太平

太平之聚儼師是主以訓以撫疑者得明讒者得哺堂房  
以新器備以陳霞朝卉春唯是溫室欽然將榛大治  
陳宰儒兼佛解法與心會示其餘財成此勝際材美  
石堅重雕復鑄圭方壁圓下不居濕旁無見賢天吾  
願釋子毋意于水將意于理爾身以溲爾心以洗洗  
心謂何匪塵匪沙匪刮匪摩去尔羨欲任尔平和無  
可不可所遇皆我萬物一馬何者為因孰謂之果道  
不離人吾身佛身吾偽亦真門前舟梁自失要津慶  
曆之歲是維戊子月云窮紀野夫言焉以振厥始

建昌軍景德寺重修大殿并造彌陀閣記

常失其守教化墜於地凡所以脩身正心養生送死  
舉無其柄天下之人若飢渴之於飲食苟得而已當  
是時也釋之徒以其道鼓行之焉往而不利無思無  
為之義晦而心法勝積善積惡之誠泯而因緣作空  
假中則道器之云戒定慧則明誠之別至於虞拊練  
祥春秋祭祀之儀不競則七日三年地獄劫化之辯  
亦隨而進著衍光大繫此之由故嗣迦葉者師子達  
摩流為東山牛頭傳龍樹者惠文惠思熾于天台灌  
頂二家之學並用于世若夫律戒之盛凡出家者當  
由此塗按白居易撫州景雲寺律和尚碑文如來十  
弟子中優波離善持律波離滅南嶽大師得之南嶽  
滅景雲大師得之師南城人初隸景雲寺後洪州龍

興然廬山東林度婆娑男女萬五千人姜相國公輔  
顏太師真卿本道廉使楊憑章丹皆與友善樂天之  
致如此南城於宋為建昌軍且雲為景德寺律和尚  
之迹已無見土木之堅久者唯殿與門殿之制不廢  
而其材良乃今所無基高而立乃廢入風雨者四面如  
一將恐腐折後難為功寺僧我明乃營屋若干柱以  
翼之且作彌陀閣于其前石無壯與麗為求求計先  
共謀者文憲宗正既而憲住他院正亦遂輟克有終  
者唯明殿之財集于衆閣成於嬪何氏始卒凡八年  
明講經論頗喜事以雅於予來乞文因論釋之所由  
興亦使其徒知此寺昔嘗有僧為律成師於江之南

廣人以萬數當世賢者與之游以為寺之榮而有所  
慕焉慶曆七年冬十月己未記

景德寺新院記

院墟於火力弗能復者數年矣壽安縣君黃氏以其  
夫故都官陳員外所服若器片責以講之其所謂殿  
堂及諸棟宇之切於用者罔不備具此誠念死者之  
不可見庶有益於冥冥間也凡大精舍之焚相望於  
天下浮屠人難去言其災乃以為宮室之熾天神所  
欲得故取以去且佛之說諸天之樂非人間所可易  
罷是以其徒布因求果願生彼界今乃悅人之土木  
而奪之則是人間之美物諸天亦無有尚何足慕邪

而悠悠者或信之餘燼未寒新宮已圖往往是矣茲  
院僧固不辯不能飾其說以驚俗殆廢不起非陳氏  
之喜事而壽安發之何以及此嘉祐二年九月庚午記

廻向法院記

皇祐二年夏六月盱江大水龍安其東南鄉蓋蕩之  
所自始視其山破壞如擊壘血泄所畜百源一道且  
怒且闕斬大樹滿大屋當之者父母妻子迴面相失  
不得其屍以斂於是有人去平而就高以避其復來者  
廻向法院其一也院之墟曰兵湖民家而居甚卑以喧  
雷水之來則數十百家悉聚殿習坐堯騎楠將顛者  
數僧徒救教乞命魚鼈既免院王海元即其博為

安計有德文者願易之高燥地謂其別墅曰昇平  
距五六里蓋經營之文守律戒知游藝士君子多與  
之語故列于官府而從於里人而悅貧者輸其力  
而地以除富者效其貲而屋以徹飲故材就新基嘗  
未踰年厥功備具足之泥塗今為崇高耳之喧囂今  
為寂寥後山如懷前谿如蟠景鐘夜梵亮寢天半松  
霜竹月繡畫秋色自危而安去苦得樂音人未知勝  
事在我憶民之欲善蓋天性然顧無以道之爾天水  
際之後田里傷創斗粟百錢上農蓄家且無餘食而  
文師以其情言未能取佛說以自照耀使人感之而  
衆莫不竭盡以受事若夫豐富之世而高僧辨口先

焉。國天宮。門足。憐也。為人上者。常病於教化。謂不可為。亦過矣。昔三遊互地。今聞有成。喜之。是以紀時。則三年秋某月也。

承天院記

慶曆中。歸自京師。有僧來訪。曰。自堯是為承天。上首。乃言其院。吾先君子嘗至焉。今茲又新作。往往有留題者。因責吾為詩。厥後多故。不果。應近者。復來。且介秦氏甥。以院記為言。觀伏念先人。舊遊不勝。燕雀。嗥之情。其僧又意事吾甥。又貧而為之。請義不可拒。問其所由來。則舊崇德院。為尼媪宅。間籍沒。當太平興國中。有德琳師。迹其事為。蓋古所謂豪僧者。自來。時住太平院。徹草廡。成大禪居。是時禁令。疏釋氏。方騁與民交利。琳致資甚高。得請公上。以崇德故名。遷于雲山。淳化三年。斬山木。營繕使其徒元立。主之。大中祥符元年。先帝封禪。例賜今額。立死。堯繼之。於時景祐三年。瞻相闔門。鞠為老屋。木之腐者。將折。石之裂者。將墮。不有改作。誰嗣前人。願與有力者。圖之。誠意一發。和者日至。曰殿。曰堂。曰僧堂。曰水陸堂。曰羅漢閣。曰廚。曰庫。曰廊。曰門。始終數年。繕素畢備。於事勤矣。而耻無聞。故微吾言。以求之。噫。浮屠人生。新宮享備。器者皆是。然而知子墨。翰林之為貴者。幾何人邪。或覺於威力。而後貨俗子。取陳言。以辱金石。



者豈少邪堯師能不憚煩以來乞詩不獲又屬以記  
傍吾親戚間求人為言唯謝絕之憂其指何邪安知  
百千萬年後吾文將不行邪彼蚩蚩者將有聞而堯  
師泯滅耶皇祐三年冬十有一月乙丑記

承天院羅漢閣記

吾為承天院記已二年立文遠來言院之羅漢閣身  
所為也願復得一辭刻之始吾童子時與令佐著作  
陳微之讀書湖上丘君乃其鄰以父游貴人事日興  
笑語無忤及此見之髮色則異而顏面益壯使之年  
實七十矣少為西人上下百越走兩川而歸克有貴  
財治土田築室教子孫終之淑慎以從士大夫將

能精信於釋損其贏以補之果若釋之云則雖老而  
死死且復生其得意何有窮耶噫漢代初傳佛道西  
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漢人皆不出家魏亦循  
漢制石季龍僭位以其出自邊戎應從本俗百姓有  
樂事佛者特聽之當是時謂之何哉外國之神而已  
及東晉宋氏其法乃大蓋慧遠居廬山名雖為釋實  
挾儒術故宗少文就之考尋文義周續之通五經五  
緯而事之雷次宗亦從而明三禮毛詩儒者嘗為弟  
子其人得不尊乎諸部佛經華藻爛熳豈西域之文  
宜有所助焉者也今之釋樂乞言於文士者亦將借  
助矣乎文士不必有古人之才足以埤釋就令有之

而民耳目日異矣庸可行哉立君以舊故勉而為之言時則皇祐五年秋七月也

### 新城院記

出盱江門陸行數十里無善邸舍足容食息求之僧家唯章山其庠則新城院焉前此予歸自信時秋大熱夜發金谿日昃不到從者請息有得茲院以宿下馬據牀汲井泉飲且盥清風在竹不待呼召紅塵在路不敢隨入坐未安定意已順適仰而視其梁則毛姓績名者作焉有頃而績至其禮甚卑立于堂下若吏民見官長之為予既辭因揖而進之與之語蓋古力田敦樸之流及院之本末則對曰殿興於開寶中則績之王父母嘗有夢焉堂鐘樓廊門成於景祐歲定閒則績與婦徐實同力焉予嘆曰民財有餘不以備闕訟買直于園杆而能奉佛法徼福于窈冥斯世俗以為難矣况於卑已尊賢此道甚大誰宜知之凡人衣食足者或聞馬蹄聲在百步外閉門唯恐不及今吾亦布衣姑弛擔於此且無一介與爾相聞爾何取於我而拳拳若是乎吾無乃克謹名節未始得罪於鄉黨乎抑爾之聞見有異於衆人乎既嘆而去五六年矣而不忘于心近者予有喪績又使其子來辨益慙意益勤願無以谷遂錄嚮所言者贈之使刻石為新城院記云時則皇祐三年冬十有二月也

李未傳運副使張商英天嘗過新院題詩云言  
野川集會爾泰伯賢誠文刻在柱事野諸  
終驚俗老合買天田翁不知慎只得十錢  
與子朱廣世德自國門待次深  
伯先生記張承相詩於戲文之志丞相未  
志也作先句題于後云  
賢青天先生欲作  
辭對酒何動受十

### 撫州萊園院記

浮屠師曰可栖居建昌之交陽山善持其佛之法而  
言行不妄且長於醫故士大夫禮之慶曆三年秋八  
月來抵予曰栖臨川人母固無恙而異父弟亦學佛  
今住萊園院曰智賓者是也茲院之廢數十年矣  
二中其鄉人請於邑大夫願得智賓居之賓之來  
四顧梗莽無一瓦尺木之業栖告之曰吾常患  
之樵將遊吾州而未能進必休于近郊之逆旅乞  
炊食雜于博徒倡女間甚汙吾法今茲院與城相望  
果能興之以舍吾徒豈不滿志矧吾弟主之而吾母  
居其旁足以躬晨夕之養外張吾教內便吾家是不  
資他人吾力可為由此盡散橐中凡醫之所得者給  
之說法者曰堂事佛者曰殿館僧有位具饌有所大  
抵墻屋器用皆栖之為也工將畢矣幸為栖志之予  
曰浮屠人盡心於塔廟固其職耳能不以禍福誘者  
殫吾民之力者蓋未之見今栖以醫售其得財乃自  
奉其法而不掠於人且厚其弟以安乎母不離吾孝  
友之道言乎其黨抑可尚已故書以授之使揭諸石

云

修梓山寺殿記

天下名山水域為佛墜者什有八九其次一泉一石  
含清吐寒粗遠塵俗屢靡不為桑門所蹈藉蓋佛之  
威靈赫赫於世僧之辯慧有以得之故國不愛其土  
民不愛其財以割以裂奉事之弗暇建昌軍江表之  
上游也地靈源長筆不可譜由治城東走十餘里峯  
者如引岡者如頓滯者影毛髮噴者化雲霧其間據  
形勝起塔廟者徃徃而有梓山院乃其一焉道阻而  
辭游從之士罕至目不睹紛華耳不聞勢利惟松君  
行候鼓舞風韻猿悲鳥哀將遷歲月宅於是者苟  
以得諸心其安穩何如哉然殿宇之作其來積久  
者以圯蓋者以坼莊嚴不克瞻禮無地軍教練使吳  
樂家故饒財心且喜事由景祐中始謀營建凡五屋  
四楹塑像九軀所以奉經教福祖考也噫佛以大智  
慈獨見情性之本將毆群迷納之正覺其道遠至固  
非悠悠者可了若夫有為之法曰因與果謂可變苦  
而樂自人而天誠孝子慈孫所不能免也則斯殿之  
成與吳氏之用心亦可嘉已見為記其何以辭時  
則歲在辛巳康定二年秋九月也

邵氏神祠記

李觀曰天子之祀曰泰厲諸侯曰公厲大夫曰侯厲

謂古之有天下國家而滅絕無後其鬼無歸故與人  
為厲耳江南地熱濕四時多癘疾其病者謝去醫藥  
閉門不與親戚通而歸死於神神之號名則曰某王  
某王無乃所謂古之有天下國家而滅絕無後者耶  
當其氣盛而病革禳祈不可解則皆謂神曰五通者  
能有力於其間故牲毛酒津狼戾於五通之室矣建  
昌治城北有民邵氏世奉五通禱祠之人日累什百  
景祐元年冬里中大疫而吾家與焉乃使人請命于  
五通神不能言決之以竹杯校時老母病不識人妻  
子暨予相繼困甚唯五通諭以無害疾之解去時  
日時雖實龜來然弗是過已慮五通之為神不

其可以廢巖巖者石可伐可磨惟德之報焉知其他

蘇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四

蘇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序

皇祐續彙序

觀慶曆癸未秋錄所著文曰退居類彙十二卷後三年復出百餘首不知阿誰盜去刻印既甚在謬且題外集尤不題心常惡之而未能正于今又六年所得後百餘首暇日取之合二百三十八首以續所謂類彙者噫行年四十四疾疹日發作其於文字間尚克有進也歟續彙凡八卷時又有肩禮致太平論十卷發行焉皇祐四年八月庚子序

延平集序

世俗見孔子不用而作經乃言聖賢得志則在行事不在書也噫孔子誠不用矣堯舜禹湯時聖賢有不得志者乎與其為難頌哉心之志志之言言之文若凍餒然孰謂得志而不衣食哉用之大其言者命也夫虞書之歷象日月星辰夏后之賦貢九州周人之職三百六十官不已大乎今之君子固多新儒至於布衣閭巷尚曰賢者行而已不必文也彼顏閔氏時夫子在蓋無可復言非為有德行不著書也漢夏之徒不在德行科亦不措一辭子思孟軻豈無德行乎是皆不才子無功於文而雷同此說以自慰耳建安末年之仕逾二十年用雖不大志亦未得然有君親之憂有政事之勤在他人投筆乞矣而貴之舉舉不翅揭博其學要諸仲尼餘鮮取焉多聞而敏所嚮靡不克效集而行之者四五去年秋以南劍監郡假守昭武既期又成十卷目以示觀曰延平集觀嘆今人之異乎古美貴之之異乎今孰告吾君而大用之其言又有大於此者因序以冠其首時則慶曆七年冬十月有二月也

送余瞻若南豐掌學序

工必以較者為其材巨木作榱廟也彼環堵則何工不可御必以良者為其策天驥逐光景也彼一為財

何御不可師必以孔子之徒者為其最善性人訓與  
也彼曲藝則何師不可今天下號多士而南豐大邑  
也讀儒書者蓋百數焉於鄉第於廷往往有之大  
丞周君出宰之一年乃立學於先聖之廟命吾友余  
堯輔掌其教夫周丞之明豈曰邑之人未嘗學且師  
邪若是則服大袂之衣與令長抗賓主禮者何自出  
也是其有學有師又矣然猶汲汲於斯者其將以先  
王之道浴而薰之耳其將使其聞仁義忠信之說知  
夫古之所謂儒者如彼其大也然後進可以治乎國  
退可以齊乎家出乎已而加乎人罔不曰宜者是謂  
丞上焉天子育人材下為一邑減爭鬪之獄也

送嚴介序

然何地不可居何人不可法何必縣學之興而堯輔  
教之耶堯輔好古博學慷慨有行義斯足以應周丞  
之指惟學者何如耳至之日以吾言告之謂之是耶  
請在下風以賀謂之非耶敢因是而弔焉故為序

景祐中建陽嚴君以經術有名客授于茲邑予時多  
故未始與游而見之者數矣一別不相聞今茲復來  
乃知其久於江淮間自楚祖宿所至為人師以親老故  
歸養焉善哉昔申生不行而死君子不以為孝章子  
得罪於父出妻屏子而孟軻禮貌之必不得已以情  
恕可也嚴君在外二十餘年蓋亦不得已者矣



泣于是天負罪引慝見警賈嘗亦信順之唯聖人能  
以至誠感動其親敬君嚮時既不能感動然而人情  
老且病則憶念子孫雖有忿怒宜自消釋嚴君之歸  
養此其時也若是則經術之名固不謬其為人師益  
無愧矣至和元年秋八月丁未盱江李觀序

敘陳公燮字

陳公燮初字思道以避耆舊諱請改焉予命之曰中  
道夫道者通也無不通也孰能通之中之謂也居東  
馬則遠於西南馬則遠於北立乎中則四方均焉故  
易曰黃中通理凡卦以得中為貴然聖人之意也  
問身之安者必對以道養養也有問食之美者必對  
以宰也言不可不先其大者也病憊於牀而不肯納  
藥石曰人教我以道養矣可乎餓踣於地而不肯受  
糗糲曰人教我以性宰矣可乎緩急之勢異也古之  
言王道者是亦先其大者也後之執王道者是以輕  
藥石賤糗糲病餓且不救者也王莽亦嘗井田矣房  
琯亦嘗車戰矣豈不取笑孔子謂微管仲吾其被髮  
左衽而曰無道桓文之事者過也荀卿之非孟子畧  
法先王而不知其統太史公論儒者博而寡要勞而  
無功亦有以也吾觀夫子之行如天焉其變化非凡  
可測於鄉黨恂恂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對問陣以俎  
豆至為司寇會夾谷時則不同也謂賜也億則屢中

由也不得其死至存父母之國則使子貢惡言不入於耳則取子路使二子生乎今之世則暴人也詐人也掌教化者將不齒焉則何高第之有哉夫子多能鄙事以博奕為賢乎已辭人之作或因於物或發乎情雖不有用幸愈乎博奕也而俗儒必非之五子之歌韻矣繁辭首章對矣使今世為之將以聲律坐矣禮有本末用有先後本末副焉固醇矣有其本以慢其末古人或不免焉畧其本而詳其末今人豈少哉雖然自治可也父兄之於子弟師之於徒亦可也欲以區區之有而齊天下之人汰哉見人一動作一笑語衣冠裳履之間則斷夫賢不肖張目大言以不

謂為烈此今人之敝也道之不行蓋儒者自取之秦燔書漢鈎黨使典章淪陷人士闔厄到今恨之豈唯在上者之過有由然也夫知道者無古無今無王無霸無治無亂惟用與不用耳公燮自閩來學志厲而材美庶乎其有成聞之後生多好學者或傳其文有可愛悅而未獲與之語因公燮請字而教焉且使之歸以告

### 敘張廷之字

張君廷之解官鉛山遇我于嵩陵神清氣和其言語可聽雖一面知其非俗子以立字未善責于我我應之曰所謂廷者於兒豈不欲廷其年以及耄期邪於

家豈不欲延其寵祿世世無有窮邪如是無他力於  
仁而已矣孔子有仁壽積善餘慶之說夫仁天下之  
美道殺身尚為之矧夫獨勸其明歷觀前志多有致  
驗可不務哉故字之曰伯仁酒困不能執筆姑告其  
畧

敬陳司理字

豫章陳君名世南南方之卦離離者明也字之曰公  
明明之義廣矣其在天也為日為月為星為書為  
揚在水為止在火為燦在金為鑿其在人也為視為  
思為智為文為見善為知過為應變為待時事親  
則孝事君明則忠治事明則姦無所容聽言明則  
無所入臨財明則貧不失廉臨難明則死不失義凡  
天下之事未有不須明以濟者也然而聖人約之以  
道曰蒙以養正明夷以莅衆貴乎明於內而晦於外  
也陳君公相子孫克守家法儒雅幹正父次無闕斯  
有得於明者矣故敬以告至和二年冬十二月戊子  
盱江李觀序

李先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終

李先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六

表

謝授官表

臣觀言今月十九日建昌軍進奏院通到勅牒一道  
官告一道伏蒙 聖恩特授臣將仕郎試大學助教  
者賦畝之中耕鑿殆忘於帝力蓬茨之下然論遠捧  
於王言身未識於九重名已參於一命閨門交慶  
聖知榮 臣觀中謝伏念 臣生長荒陬世家寒士徒際  
恢儒之運謬懷榮古之心四十無聞早畏仲尼之戒  
三千奏牘終慚曼倩之才嘗蒙足於上都願剖肝於  
詔舉過蒙嘉惠首命試言繫蓬豕之自矜柰齊等之

有辨馮衍之孺人稚子皆笑歸田周顧之芟製荷衣  
遂成習隱自茲潛伏何可覲覲豈期天幸之來偶被  
藩臣之薦深虞累氣難用升聞快炙美芹敢望獻尊  
之賞油雲霽雨俄瞻旱稿之苗雖釋褐之有光然事親  
而甚便不離鄉井已脫民編斯蓋伏遇 尊號皇帝  
陛下道貫幾深仁薰煦嫗時文再郁特令三代同風  
多士已寧猶恐一夫不獲故效狂簡亦預采收敢不  
虔奉訓辭益敦學行庭闈是戀幸申為子之誠犬馬  
未衰庶有報君之日

啓

謝范資政啓

有觀昨奉制命授前件官草茅之愚又不謀於任選  
雨露之澤俄下及於賤微俯伏承命銘感在心竊念  
觀門地狹寒智識遲鈍學問近三紀奔走徧四方昔  
者充賦報聞而罷數年退居閉關却掃老母日見皓  
首稚子未能應門苟非躬親難得衣食况思載記登  
殿盡歡之誠且畏曾經遠遊有方之誠出疆載贊自  
知不諧備身俟死亦何敢怨伏遇某官以同召左右  
之賢當申南蕃宣之任棄席疲馬不忘舊物管嗣顧  
類必欲兼用特形慰薦備問朝廷致此妄庸亦家齒  
錄夫冗散一官品秩至下在他人視之則輕然衰族  
得之已幸稍殊編戶便可安居敢不祗承惠既益進

學藝天鈞播物非久具轉輪木為器更當有望仰全  
臨切下情無任感知荷恩激切之至

寄周禮致太平論上講公啓

右親啓伏以王者之法人心有業梓匠輪與則當通  
功易事瘠墮蹠亦以其需食之故終日無所用心  
孔子以為誠難斯難夫糧食楊雄之所惡觀也蚤  
薄祐不能及時二乏騏驥千里之力下無鉛刀一割  
之效退藏山野日就棄老雖然用農夫之穀分工女  
之帛既得以不死而無益於人平生技能唯在筆硯  
矧可不勉竭其狂愚伏惟明公嘗以文知今也敢以  
文請十數年來篋帙所存瑣瑣著述不復有獻謹

周禮致太平論十卷塵于下風世之儒者以異於注  
疏為學以奇其詞句為文而觀此書於注疏則不異  
何足謂之學於詞句則不奇何足謂之文惟大君子  
有心于天下國家者少停左右觀其意義所歸則文  
學也者筌蹄而已日月光明固不待燈燭之助至於  
豐屋之下幽室之中臨照所不到處雖銖油寸鐵豈  
無頃刻之助邪聖人在昨賢人在庭而小子言焉庶  
有補於萬一也臨啓慚惶何所逃責

蘇學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六終

蘇學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六終

